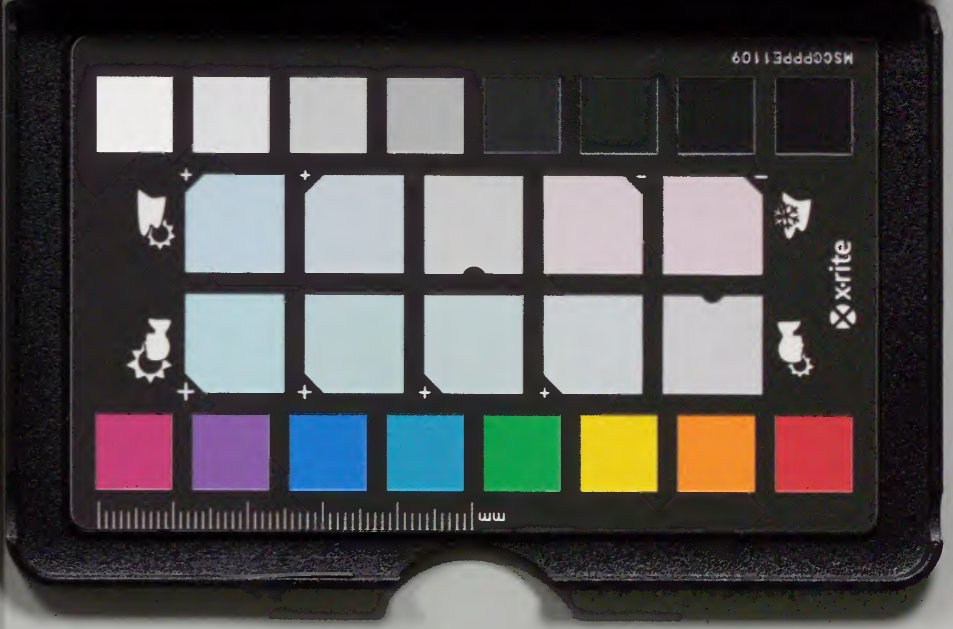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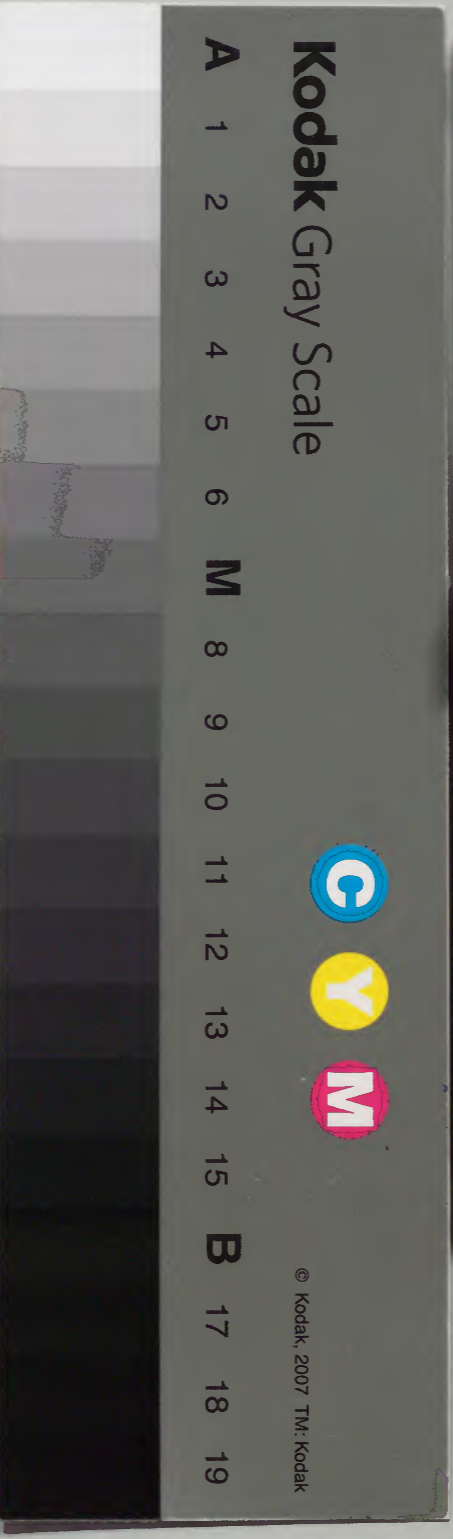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八五五  
六五  
二〇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5  
冊數 20 ( 4 )  
函號 277 55

千七百...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四

論語經筵直解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江陵張居正 總裁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南京陳以勤 討論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內江趙貞吉 脩飾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歷城殷士儋 潤色

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大學士掌詹事府詹事清河丁士美 編輯

皇 後 學新都汪元鼎 校閱

論語論是議論語是答述這書是記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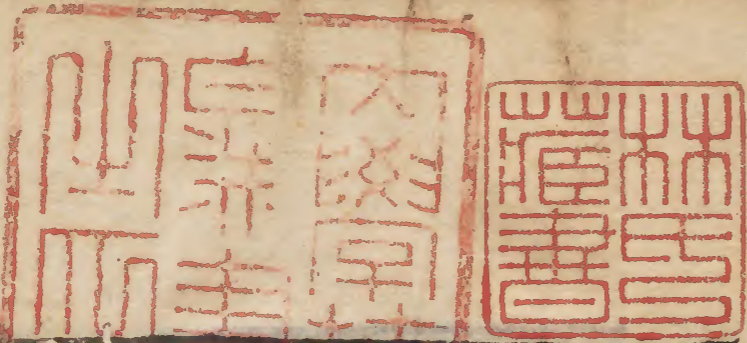
學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爲論語分上下兩篇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私心

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面留之不能去天下君主

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是做效凡致知力行皆做效聖賢之所為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說是喜悅孔子說道人之為學常苦其難而不悅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意趣也若既學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理浹澀洽中心喜好而其進自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悅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是朋友樂是歡樂夫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將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夫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  
愠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夫以善及人固為可樂苟以人或不見知而遂有不樂焉則猶有近名之累其德未亮未足以為君子也是以雖名譽不著而人不我知亦惟處之泰然略無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則其心純乎為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於內而不願乎外識趣廣大志向高明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則希賢希聖學之能事畢矣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做孝善事兄長

叫做弟犯是于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鬪之事有子說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長則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則其心不和不順小而犯上大而作亂無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為人于父母則能孝盡得為子的道理於兄長則能弟盡得甲幼的道理則心裏常是和順而所為自然循禮若說他敢去于犯那在上的人這樣事斷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不肯為却乃好為悖逆爭鬪大不順的事天下豈有是理哉夫以能孝弟而自不為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是專力本是根本為仁是行仁有子又說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務其末則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所以君子比事只在根本切要處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

之各當道理自然發生譬如樹木一樹根本牢固則枝葉未有不茂盛者本之當務如此則吾所謂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與蓋仁具於心只是惻怛慈愛的道理施之愛親敬長固是此心推之仁民愛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可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可以及人之長至於撫安萬民養育萬物都從此充拓將出來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則行仁之本豈有外於孝弟乎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經孔子說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於孔子之訓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鮮字解做少字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氣容色皆心之符最可以觀人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

若乃善爲甘美之辭遷就是非便佞阿諛音而使聽之者  
喜這便是巧言務爲卑諂之色柔順側媚迎合人意而使  
見之者悅這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蓋仁乃  
本心之德心存則仁存也今徒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心  
馳于外而天理之斷備喪者多矣豈不鮮仁矣乎然孔子  
所謂鮮仁特言其喪德於已耳若究其害則又足以喪人  
之德蓋人之常情莫不喜於順已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  
逢迎取悅阿徇取容人之聽其言見其貌者未有不喜而  
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覺其奸由是變亂是非中傷善類  
以至覆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堯舜至聖尚畏夫  
巧言令色之孔王况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的意思信是  
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熟曾子說我於一日之間常以三  
件事省察已身三者維何凡以自已謀事未有不盡其心  
者至於爲他人謀便苟且粗略而不肯盡心是不忠也我  
嘗自省爲人謀事或亦有不盡其心者乎交友之道貴於  
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實心相與是不信也我嘗自省與朋  
友交或亦有虛情假意而不信於人者乎受業於師便當  
習熟於已若徒面聽而不肯着實學習是負師之教也我  
嘗自省受之於師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學習者乎  
以此三者自省察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蓋未嘗敢以  
一日而少懈者也蓋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  
用功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成湯  
之日新又新檢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學也故大學曰自天

直解四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從事於聖學者可不  
知所務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叫做一乘千乘之國是地  
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大國時是農功閒暇之時孔子  
說千乘的大國事務繁難人民衆多不易治也若欲治  
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幾一念不  
敬或貽諸四海之憂一時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須兢  
兢業業事無大小皆極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則所處  
皆當而自無有於敗事矣其一要信蓋信者人君之大寶  
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號令不信則人難遵守必須誠  
實不貳凡一言一動都要內外相孚始終一致而足以取  
信於人則人皆用情而自不至於欺罔矣其一要節用蓋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若不節豈能常盈必須量入爲出  
加意樽節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廩祿不急的興作無名  
的賞賜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財常有餘而不至  
於匱乏矣其一要愛人蓋君者民之父母不能愛人何以  
使衆必須視之如傷保之如子凡鰥寡孤獨窮苦無依  
的水旱災傷饑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則  
人心愛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時蓋國家有  
造作管建興師動衆的事固不免於使民然使之不以其  
時則妨民之業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農事已畢之後纔  
役使他不務他的耕種不礙他的收成則務本之民皆得  
以盡力於田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這五者都是治國的  
要道若能體而行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治之無難豈  
特千乘之國而已哉爲人君者所當深念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是指凡為弟為子的說謹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實汎字解做廣字衆是衆人親是親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餘力是餘剩餘的工夫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孔子教人說但凡為人弟為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內要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要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兄行一件事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有常凡說一句話必由中達外而發之信實於那尋常的衆人都一體愛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於那有德的仁人却更加親厚務資其薰陶切磋之益這六件是身心切要的工夫學者須要著實用功而不可少有一時之懈若六事之外尚有餘力則學夫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為入之道而禮

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未有餘力固不暇為此既有餘土則又不可不博求廣覽以為修德之助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弟子之職當如此矣然孔子此言雖泛為弟子者說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為世子時而問安視膳入學讓齒以至前後左右莫非正人禮樂詩書皆有正業亦不過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與夫學文之事也至其習與性成而元良之德具萬邦之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箇賢字解做好字下一箇賢字是有德的賢人易是移易竭是盡致其身是委棄其身不肯愛惜的意思子夏說人之為學只在綱

常倫理上見得明白纔是根本切要的工夫如人之見賢  
誰不知好但不能着實去好他若使賢人之賢而能移易  
其好色之心大賢則事之為師次賢則親之為友真知篤  
信就如好好色的一般則好善極其誠矣人於父母誰無  
孝心但未能着實去盡孝若使委曲承順盡那為子的道  
理凡力量到得的去處都竭盡而無遺則事親極其誠矣  
事君不可以不忠但人都自愛其身則其忠必不盡若能  
實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棄於君雖煩劇也不辭雖患  
難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報國而不肯求便其身圖則  
事君極其誠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輕諾者多全信者少  
若能誠心相與但與朋友說的都是着實的言語內不欺  
已外不欺人雖久遠而不至於失信則交友極其誠矣這  
四件都是人倫之大者而行之皆盡其誠這就是見道分

明踐履篤實的，去處學問之道不過如此人雖說他未曾  
為學我必謂之已學矣若使未嘗學問而但出於資性之  
聰明則不過一事之偶合一時之襲習取而已豈能事事  
盡美而厚于人倫如是乎此可見古人之為學皆用力於  
根本切要之地而不專在於言語文字之末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  
則勿憚改

重是厚重威是威嚴固是堅固忠信是誠實無字勿字都  
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為學必養成  
箇深厚凝重的氣質然後外貌威嚴而所學的道理自然  
堅固若是輕浮淺露不能厚重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  
而其所學者亦不能實有諸己雖得之必失之矣豈能以  
堅固乎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則



事皆無實何以爲學故又當以誠實不欺爲主而無有一毫之虛僞然後可以進德也所交的朋友必勝過我的人方爲有益若是不如我的或便佞善柔之類這樣的人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損切不可與之爲友也人不能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而憚改則過將日甚矣所以但遇有過或聞人諫正或自家知覺便當急急改之不可畏其難改而苟且以自安也以厚重爲質以忠信爲主又輔之以勝己之人行之以改過之勇則内外人已交養互發而自修之功全矣學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既沒追是追思曾子說人倫以親爲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於送終則以親爲既死也而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初喪之時或有能思念者至

於歲時既遠則其心遂忘而祭祀之禮不能盡誠者多矣此皆民心之薄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也若爲上者能致謹於親終之時不徒哀而已而每事盡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又能追思於久遠之後不徒祭而已而致其誠敬不敢少有玩怠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百姓每自然感化皆興仁孝之心喪也盡其禮祭也盡其誠而其德亦歸於厚矣此可見孝者人心之所同君者下民之表率欲化民成俗者不可不知所以自盡也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語詞與是疑詞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就知道這一國的政事果是夫子訪求於人然後得

而聞之與或是各國的君自以其政事說與夫子而知之  
與子禽之問蓋亦不善觀聖人者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其諸是語詞子貢答子禽說夫子所以得聞國政不是夫  
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時君無故而與蓋夫子盛德充積於  
中而光輝自發於外故其容貌詞氣之間但見其溫而和  
厚無一些粗暴良而易直無一些矯飾恭而莊敬無一些  
惰慢儉而節制無一些縱弛讓而謙遜無一些驕傲有這  
五者德容之盛感動乎人所以各國的君自然敬之而不  
忽信之而不疑都把他國中的政事可因可革的來訪問  
於夫子故夫子因而聞之耳就汝所謂求者而論之這等  
樣求豈不異於他人之求之者與蓋他人之求必待訪問

於人而後得夫子之聞政則以盛德感人而自致豈可以  
一槩論哉子貢之言不惟足以破子禽之疑而使萬世之  
下猶可以想見聖人之氣象此所以為善言言德行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三年是言其久孔子說人子事親有  
承受而無專擅有與隨順而無違拂故當其父在之日凡  
事都禀命而行不敢自尊即欲知其人亦但觀其志向何  
如耳其行事不可槩見也至於父沒之後則分得以自專  
然後其行事瞭然可見得就其行而觀之焉然父沒之後  
雖凡事得以自專而其所行猶如父在之時至于三年之  
久亦不敢有所改易斯則思親之念不渝於始終順親之  
心無間於存沒如是而後可謂之為孝也否則雖能致敬

於親在之時而不能不變於親終之後豈所謂終身而慕者乎抑孔子所謂無改於父之道亦自其合於道而可以未改者言之耳若於道有未合焉則雖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善述其事孝也克蓋前愆亦孝也觀聖人之言者不可以執之求之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此字指和說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行有子說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易其體固是至巖然其為用必和順從容無勉強乖戾之意乃為可貴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情意也要流通父坐子立固有常規然歡愛也要淡洽這纔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而為禮之所貴者也古先聖王之制禮惟其皆出於和此所以盡善盡

美萬世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大而綱常倫理之際都率而行之無所阻滯禮之貴于和如此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說禮貴於和則宜無不可行者然也有行不得的這是為何蓋所謂和者是在品節限制之中有從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為貴而一于和率意任情侈然自肆全不把那禮體來節制他則是流蕩忘返而尊卑上下皆失其倫矣如何可以行之哉此可見禮之體雖嚴而不至於拘迫其用雖和而亦不至於放縱古之聖王能以禮治身而又能推之以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是約信義是事理之宜復是踐言恭是恭敬禮是禮節

因是依倚人的意思親是有道義可親近的人宗是主有  
子說天下之事必須謹之於初而後可善其後如與人以  
言語相約本是要踐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於義理  
之宜將來行不將去則必至於爽約失信矣故起初與人  
相約之時就要思量必其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之宜而與  
義相近則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見之於行而自不至於  
失信矣所以說言可復也待人之禮固當恭敬然亦自有  
當然之節若恭不中禮則為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輕賤矣  
故凡施敬於人之時就要斟酌務合乎禮之節文而不過  
其則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自不至於卑賤而取羞辱矣  
所以說遠耻辱也與人相依本圖交久但所依的不是好  
人則始雖暫合終必乖離故當其結交之初就要審擇不  
可失了那有道義可親近的人則不但一時相依日後亦

倚靠得着可以為宗而主之矣所以說亦可宗也此可見  
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  
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  
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敏是急速的意思就是親近有道是有道德的賢人正是  
考正孔子說凡人之為學厭怠者多篤好者少所以不能  
成就惟君子之於學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思就是食  
以養生也不去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蓋志有所在  
而不暇及也行事常患其不足則勉力自強汲汲然見之  
於行不敢有一些怠緩言語常患其有餘則謹慎收斂訥  
訥然如不出口不敢有一些放肆這等樣着實用功必然  
有所得了然猶不敢自以為是又必親近那有道德的賢

人以考正吾之是非凡一言一行都要講究得道理明白  
不至於差謬而後已焉夫志向已是精專功夫已是切實  
而又加以謙抑之心常存不足之慮蓋真見夫義理之無  
窮學問之有趣其心欣慕愛樂有不能自己者這纔是好  
學的人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學而至於能好則聰明且  
開聞見日廣進而為賢為聖何難之有哉商書說命篇說  
惟學遜志務時敏周頌說學有緝熙於光明皆是此意可  
見好學二字不但學者之所當知為人君者尤不可不加  
之意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是卑屈驕是矜肆可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安  
樂好禮是喜好禮節自然循理的意思子貢問於孔子說

凡人貧者易至於卑諂富者易至於矜驕此人情之常也  
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  
其所得為何如孔子答說常人溺於貧富之中多不能自  
以自守故必有諂驕之病今日無諂無驕則能自守而於  
學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貧而無諂雖不  
為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不如那貧而樂的人心廣體胖  
欣然自忘其貧是身雖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於貧之外  
也此豈無諂之可及乎富而無驕雖不為富所溺然猶知  
有富也不如那富而好禮的人樂善循禮初不自知其富  
是身雖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此豈無驕者  
之可及乎夫子答子貢之問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  
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孔子既教子貢以貧而無諂者之不如貧而樂富而無驕者之不如好禮子貢聞言而悟遂引詩以證之說道衛風淇澳之詩有言君子之學就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鋸又磋以鑿錫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又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鑿又磨以沙石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詩人之言如此其即夫子所言之謂與蓋貧而無諂我固自以為至矣豈知無諂之外更有所謂樂乎富而無驕我亦自以為足矣豈知無驕之外更有所謂好禮乎可見道理本無終窮學問不可自足必如治骨角玉石者求到至精至密之地而後可詩言聖教何以異乎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如此真可謂善悟者矣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賜是子貢的名往是已曾說過的來是未曾言及的孔子

因子貢引詩證學遂稱許之說詩有三百篇之多其言詞微妙意味深長非有穎悟之資者不足以語此也如賜也纔可與言詩也已矣蓋處貧處富的道理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的意思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這等樣聰明的人與之論詩必能觸類旁通而不至于以詞害意矣豈不可與言詩矣乎然子貢悟性雖高而學力未至猶不得聞性與天道之妙此可見美質之難恃而學問之當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Kyushu  
sixin  
saiishi  
shioxin*

患是憂患孔子說君子之學專務為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見知於君而爵位不顯下不見知於友而名譽不彰此務外好名者之所憂患也君子則以為學問在己知與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淆是非顛倒

在上而用人則不能辨其孰為可進孰為可退在下而交  
友則不能辨其孰為有損孰為有益這是理有不明心有  
所蔽豈非人之所當深患者乎然人才固未易知知人最  
為難事必居敬窮理使此心至公至明然後如鏡之照物  
好醜畢呈如秤之稱物低昂自定欲知人者尤當以清心  
為本也

###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政是法令所以正人之不正者德是躬行心得的道理北  
辰是天上的北極共是向孔子說人君居萬民之上要使  
那不正的人都歸於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統治之這叫做  
政然使不務修德以為行政之本則已身不正安能正人  
雖令而不從矣所以人君為政惟要躬行實踐以身先之

如綱常倫理先自家體備於身然後敷教以化導天下紀  
綱法度先自家持守於上然後立法以整齊天下這纔是  
以德而為政如此則出治有本感化有機由是身不出乎  
九重而天下的百姓自然心悅誠服率從其教化譬如北  
極居天之中凝然不動只見那天上許多星宿四面旋繞  
都拱向他他是人君修德于上而恭己南面就如北辰之居  
所一般萬民之觀感于下而傾心向化就如那眾星之拱  
極一般此古之帝王所以篤恭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圖  
治者可不務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是詩經蔽字解做蓋字思是心思無邪是心思之正孔  
子說詩之為經凡三百篇一篇自為一事一事自有義  
可謂多矣然就有一言語足以盡蓋其義而無餘魯頌

駟音篇之詞有曰思無邪是說人之思念皆出於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邪曲也只這一言就足以盡蓋三百篇之義蓋詩人之言有美有刺善者美之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刺之所以懲創人之惡念只是要人為善去惡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人之心若能念念皆正而無邪曲之私則其所為自然有善而無惡有可美而無可刺而詩人之所為以勸以懲者包括而無遺矣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豈不可以盡蓋三百篇之義乎此可見學者必務知要而其功莫切於慎思也

子曰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是率先引導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齊是齊一刑是刑罰孔子說人君之治天下不過是要人為善禁人為惡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機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

禁令去開導他如事親則禁約他不孝事長則禁約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從教令的便加以刑罰使下齊都歸於孝弟無有違犯這等樣治民雖則能使民不敢為惡然只是懼怕刑罰苟免於一時而其中不知愧耻為惡的心依舊還在豈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說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德是行道而有得禮是制度品節耻是愧耻格字解做至字孔子說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無耻矣若使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如欲民興孝必先自盡孝道以事親欲民興弟必先自盡弟道以事長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間所得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則又有禮以齊之親疎上下都有個節文日用云為都有個儀則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



皆協於一焉。這等樣治民將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發，不但知惡之可耻而絕不肯爲，又且知善之當爲而皆力行，以至於善矣。豈特求苟免刑罰而已乎？所以說有耻且格，蓋德禮政刑固皆所以適於治之路而出之，有本末獲效，有淺深。故孔子第而言之，欲爲人君者，審其本末輕重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解，做隨字踰是過，矩是爲方的器具。孔子自序其從，少至老進學的次第，說道我從十五歲的時節就有志於聖賢大學之道，凡致知力行之事，修己治人之方，都着實用功，至志寢食，蓋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到三十的時節，學既有得，自家把捉得定，世間外物都搖動我不得，蓋

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進而至於四十，則於事物當然之理，表裏精粗了然明白，無所疑惑，蓋見之明而無所事守矣。進而至於五十，則於天所賦的性命之理，有以究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進而至於六十，則涵養愈久而知能通微，聞人之言方入乎耳，而所言之理，卽契於心，隨感隨悟，無有違逆而不通者矣。又進而至於七十，則工夫愈熟而行能入妙，凡有所爲，隨其心之所欲，不待檢點，無所持循而自然不越於規矩法度之外，蓋庶幾乎渾化而無迹者矣。是吾自少至老，無一念而不在於學，無一時而不在於學，故其所得與年而俱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夫聖人生知安行，本無積累之漸，猶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然則希聖希天者，豈可少懈於日新之功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是魯國的大夫違是違悖孟懿子嘗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叫做孝孔子答說孝親之道只在無違而已孔子所謂無違是說人子事親有箇當然不易的道理不可有一些違悖不是說從親之令便謂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問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卽是懿子孔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怕他錯認做從親之令便是無違故因樊遲御車乃告他說孟孫曾問孝於我我對說孝在無違蓋欲啟樊遲之問以發明所言之意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禮是天理之節文樊遲聞孔子之言就問說如何叫做無

違孔子答說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尊卑上下各有一定的禮節如父母在生之時凡朝夕定省左右奉養都依着這禮親沒之時凡殯葬之具必誠必信也都依着這禮到祭祀之時外則備物內則盡志又都依着這禮自始至終無一毫苟且之意這纔是無違纔叫做孝若禮所當爲而不肯爲則謂之簡而不敬其親禮不當爲而必欲爲則謂之僭而陷親於有過是豈得謂之孝哉當時魯國大夫僭用君上之禮故孔子以是警之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以孝爲本以禮爲節不可有太過不及之弊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名彘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是孝孔子說欲知人子事親之理當觀父母愛子之

心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  
 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時或飲食之不節或風寒暑  
 濕之見侵與夫少之未戒於色壯之未戒於闔之類凡足  
 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為憂若為子者能體父母之心慎  
 起居節飲食戒色戒闔兢兢焉不至於疾以貽父母之憂  
 則自然身體康寧而有以慰親之心矣豈不可謂之孝乎  
 孔子之意蓋以武伯生於富貴之家長於樂逸之地易以  
 致疾而憂其親故因問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  
 為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養壽命而昌延國祚者又當  
 萬倍於此矣孔子之言豈特為孟武伯告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名偃養是飲食供奉別是分別子

游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叫做孝孔子答說子之事  
 親固要飲食供奉以養其口體然必內有尊敬的誠心外  
 有恭敬的禮節然後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  
 是說能以飲食供奉父母了殊不知飲食供奉豈但父母  
 為然雖至於犬馬之賤一般與他飲食都能有以養之若  
 事親者不能盡尊敬奉承的道理而徒以飲食供奉為事  
 則與那養犬馬的何所分別乎然則世俗之謂孝者不足  
 以為孝也夫子游聖門高第何至以犬馬待其親而孔子  
 猶告戒之如此者蓋凡父母之于子憐憫姑息之情常勝  
 故子之於父母狎恩恃愛之意常多其始雖無輕慢之心  
 其後漸成驕傲之習遂至於無所忌憚不顧父母者有之  
 孔子之言所以深究人情之偏而預防其漸也若推其極  
 則必如帝舜之以天下養而夔夔齊慄文王之問安視膳

而翼翼小心然後謂之能養能敬而為天下之太孝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辭先生饌  
曾增是以為孝乎

色是容先生是父兄之稱子夏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  
何纔叫做孝孔子答說事親之際惟是有那愉悅和婉的  
顏色最為難能蓋人之色生于心者也子於父母必有深  
愛篤孝之心根于中而後有愉悅和婉之色著於外是凡  
事皆可以勉強而色不可以偽為所以為最難事親有此  
而後可謂之真孝也若夫父兄有事為子弟的替他代勞  
子弟有酒飯將來與父兄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  
無難為者曾是而可以為孝乎前章子游問孝夫子教以  
敬親此章子夏問孝夫子教以愛親蓋子游子夏都是聖  
門高第其于服勞供奉之禮不患其不盡但恐其敬愛之

心未能真切懇至耳故皆言此以警之使知事親之道不  
在於文而在於實不當求之于外而當求之于心也凡為  
人子者宜深思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

回是孔子弟子顏回不違是意不相背愚是昏愚退是退  
去省是察私是私居發是發明孔門弟子惟顏回最能悟  
道故孔子抑揚其辭以稱之說世間有上等聰明的人凡  
事無所疑惑不須問難也有昏愚的人心裏不會疑惑不  
知問難這兩等人其心雖異其跡則同今我與顏回終日  
間講論道理不止一端他只是默默聽受不曾有一些相  
背也未嘗有一語問難看他氣象却似那昏愚無知的一  
般及其退去之時我省察他間居獨處的去處但見他一

動一靜一語一默都是我所说的道理躬行實踐件件都發揮出來乃知回之不違者是其心領神會見道分明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也然則回也豈真昏愚者哉然顏子既是上智又能好學故其悟道之妙至於如此若未及顏子者必須能疑而知問然後可以講明義理開發聰明而進于聖賢之域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以字解做爲字由是意所從來安是心所喜樂廋是藏匿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然亦自有箇法則蓋人之所爲非善則惡必須先着他所爲的何如爲善的便是君子若爲惡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所以說視其所以夫所爲之不善固不必言矣而所爲善者亦未知其出於誠實否也故又當觀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果真心

實意而爲己者歟抑飾貌僞言以欺人者歟果出于心之真實則善矣不然則亦僞耳豈得爲君子哉夫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謂善者亦未知其出於自然否也故又當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中心好之而無所矯強者與抑或畏威懷利而有不得不然者與果出于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則亦暫爲之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深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漸致其詳雖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能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必不能飾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孔子觀人之法如此人君明此以觀察臣下之行事心術則凡爲正爲邪爲忠爲佞皆莫逃於坐照之下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是溫習故是舊所聞新是今所得師是師範孔子說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人之聞見有限若專靠記問則胸中所得能有幾何若能于舊日所聞的時時溫習如讀過的詩書聽過的講論都要反覆玩味而不使遺忘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曾知道的也都漸漸理會過來將見義理日益貫通學問日益充足人有來問的便能與之應答而不竭有疑感的便能與之剖析而無遺矣豈不可以爲人之師矣乎此可見君子之學不以記誦爲工而在於能明乎理不以聞見爲博而在於善反諸心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器皿孔子說人有一材一藝的非無可用然或宜於

小不宜于大能於此不能於彼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識見高明涵養深邃其體既無所不具故其用自無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可以理錢穀甲兵之事守常達變無往不宜豈若器之各適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說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當大任至於一材一藝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過於求備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是成德之人學者如何用功纔到得這箇地位孔子答說凡人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若徒行而先言則言行不相照顧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務躬行實踐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凡是口

所欲言的——先見之於行無一毫虧欠然後舉所行者  
從而言之議論所發件件都實有諸已而不為空言也是  
行常在於言前言常在於行後豈不為篤實之君子乎孔  
子因子貢多言故警之以此其實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顧  
行者常多學者之省身固當敏於行而慎于言人君之用  
久亦當聽其言而觀其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徧比是偏黨孔子說君子小人固皆有所親厚但  
其立心不同故其所親厚亦異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  
故能視天下猶一家視衆人猶一身理所當愛的皆有以  
愛之而不必其附於己恩所當施的即有以施之而不待  
其求于己是其與人親厚周徧廣濶而不為偏黨之私此  
所以為君子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私惟其私

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意見之偶  
同而在情以為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為援是  
其與人親厚偏黨私暱而無有乎普徧之公此所以為小  
人也夫周與比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  
間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慎察於此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罔是昏而無得殆是危而不安孔子教入說天下的道理  
散在萬事而統會于吾心惟其散於萬事故必加致知格  
物躬行實踐的工夫而後能實有諸已這叫做學惟其會  
於一心故必加沉潛反覆研究求索的工夫而後能窮其  
精微這叫做思這兩件闕一不可若徒知務學而不思索  
其義則理不明於心其所學者不過鹵莽之粗迹終  
於昏昧而已所以說學而不思則罔若徒知思索而不用

力於學則功不究其實其所思者不過想像之虛見終于危殆而已所以說思而不學則殆可見學必要思學了又能思則所學的方纔着實二者偏廢則各有其弊矣求道者不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專治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叫做異端如楊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類皆是害是傷害孔子說自古聖人繼往開來只是一箇平正通達的道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民則士農工商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太平人心所以歸正都由於此舍此之外便是異端便與聖人之道相悖人若惑於其術專治而欲精之造出一種議論要

高過乎人別立一箇教門要大行于世將見其心既已陷溺其說必然偏邪以之修己便壞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入便壞了天下的風俗世道必不太平人心必不歸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說斯害也已當時楊墨之道猶未盛行然孔子深惡而預絕之如此至於後世道家之說全似楊朱佛家之說全似墨翟尤是以眩惑人心而傷害世道深信而篤好如宋徽宗梁武帝者不免喪身亡國為後世之所非笑則異端之為害豈非萬世之所當深戒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誨是教誨子路好勇凡事只要勝人蓋有強不知以為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由也有志于知我今教汝以求知之道乎蓋人於天下之義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裏本是明白有不可得而



自昧者若但以有所不知爲耻而遮護隱諱不論知不知都強以爲知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汝但于所知的卽認以爲已知于所不知的卽說是我尚未知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於真知的本體不曾昏昧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無所不知而後謂之知乎所以說是知也此可見天下之道理無窮雖聖人亦有不能盡知者但聖人之心至虛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強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稽衆從人好問好察此堯舜之知所以爲大也

子張學子祿

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是求昔子張從學於聖門以子求俸祿爲意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過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孔子教子張說道君子學以爲己不可有子祿之心且學自有得祿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聞天下之理以爲所言之資而於多聞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闕之而不敢言其餘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輕忽則所言皆當而人無厭惡外來的罪過自然少了豈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所行之資而於多見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闕之而不敢行其餘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怠肆則所行皆當而已無愧怍心裏的懊悔自然少了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賢人名譽昭彰必有舉而用之者雖不去子求那俸祿而俸祿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嘗觀古

之學者修其言行而祿自從之是以世多敬事後食之臣  
後之學者言行不修而庸心于祿是以世少先勞後祿之  
士然則學術之所繫誠非細故矣作民君師者可不以正  
士習為先務乎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  
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之君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錯是舍置  
而不用諸字解做眾字枉是邪枉的小人魯哀公問於孔  
子說人君以一身而居乎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  
纔能使眾人每箇箇都心服孔子對說人君若要服民不  
是嚴刑可以驅之小惠可以結之者只要順民好惡之公  
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  
子必然人人愛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地奸險行事乖

方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惡他怕他誤國害民這  
是好善惡惡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人君若能舉用那正  
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參  
於其間則用舍各當正合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自然  
歡忻愛戴無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舉用了邪枉的小人  
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却舍置之不能有所簡拔則  
用舍顛倒便拂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議  
雖欲強其服從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  
之公與不公然則人君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盡心不欺的意思  
勸是勸勉季康子問於孔子說為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

事於我而不敢慢盡忠於我而不敢欺相勸於為善而不  
敢為惡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說為民上者不可要諸  
在人只當盡其在我誠能于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有  
惰慢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之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  
而不敢怠慢矣孝以事親而無有悖違慈以使眾而無有  
殘刻則其德既足以為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結民之心  
民之得於觀感者自能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悖矣於那為  
善的舉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的教誨他使之為善  
不要輕棄絕之如此則善者益進於善而不忘不能者亦  
將勉強企及而無有不勸者矣是則季康子之問專求諸  
民孔子之答專求諸己蓋人同此理吾能自盡其理而人  
豈有不感化者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奚字解做何字為政是出仕而理國政魯定公初年孔子  
不仕或人問於孔子說夫子有這等抱負正當乘時有為  
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國政乎蓋當時季氏擅權陽貨作亂  
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輕於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為政

書是周書君陳篇友是相親愛的意思孔子不仕之意有  
難以告或人者故只托詞以答之說汝疑我之不肯為政  
豈不聞周書所言之孝乎他說君陳能孝順父母友愛兄  
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為一家之政使長幼尊卑都歡  
然和睦肅然整齊無有不歸于正者書之所言如此這等  
看來人處家庭之間能帥人以正就是為政了何必居官  
任職乃謂之為政乎蓋所謂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

施之于國使一國的人服從教化固是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禮法也是為政這雖是孔子託詞其實道理不過如此所以太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亦是此意然則人君之為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豈外是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輓小車無輓輓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的車輓是轅前的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小車乘車輓是轅上的曲木鈎衡以駕馬者孔子說立心誠實乃萬事的根本人若無了信實便事事都是虛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輓軌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輓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輓則無以駕馬輪驟雖具一皮也運

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言語無實則人皆賤惡之在家則不可行于家在國則不可行于國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與車無輓軌者何以異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顧事事着實不可少有虛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為人君之大寶是以為治者必使政教號令之出皆信如四時無或朝更而夕改然後民信從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凡朝代更換叫做一世子張問于孔子說有一代之興必有其一代的事跡但已往者易見將來者難知不知自今以後朝代興亡至于十世之遠其事跡亦可得而前知否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因是相襲而不改禮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仁義禮智  
信之五常這其中都有節文故叫做禮損是減省益是增  
益孔子答子張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要知將來但  
觀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餘年而殷湯繼之  
殷家所行之禮如修人紀以正萬邦都只是因襲夏家的  
不曾改易至於制度文為有餘不足的則或損或益稍有  
不同如殷道尚質夏正建丑之類是其所因與所損益可  
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餘年而周文武繼之周家所行  
之禮如建皇極以錫庶民也只是依着殷家的不曾變更  
至於制度文為太過不及的則或損或益也有不同如周  
道尚文周正建子之類是其所因與所損益亦可考而知  
也此可見綱常倫理是立國的根本萬世不可改易制度  
文為是為治的節目隨時可以變通自今以後或有繼我

周而王天下其所因與所損益不過如此雖百世之遠  
無不可知豈但十世而已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諂是求媚的意思義是事之  
宜凡道理上所當行的便是勇是勇敢孔子說人之祭享  
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庶人祭其先是乃當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當祭的鬼  
神也去祭他這便是諂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  
禮所以謂之諂也人於道理上當為的事便着實做將去  
這纔是有勇若真見得這事是道理所當為的却乃因循  
退縮不能毅然為之這是萎靡不振無勇往直前之氣怯  
懦甚矣所以謂之無勇也夫此二者一則不當為而為一  
則當為而不為孔子並舉而言之者蓋欲人不惑於鬼神

之難知而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也

八佾 逸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是魯國大夫佾是樂舞的行列古者樂舞之數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叫做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各有等差不容僭越當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之廟其後世羣公都因循僭用已是失禮季氏是魯桓公子孫他在家廟中祭祖也僭用八佾之舞于庭故孔子非之說禮莫嚴於名分罪莫大於僭竊夫祭用生者之爵祿乃我王朝一定之禮季氏本是大夫只該用四佾之舞而今乃用八佾之舞於家廟之庭則是以大夫而僭天子禮法之所不容誅罰之所必及人臣之罪孰有大於此者這等大罪也都容忍過了不加糾正則別樣的小

罪孰不可忍乎蓋魯以相忍為國凡事惟務姑息含忍而其弊乃至於下陵其上臣僭其君禮法蕩然冠履倒置如此蓋優柔姑息之過也故孔子非之其後孔子為司寇攝相事即墮三都以強公室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朝請兵討之此可以觀聖人之志矣而魯終不能用卒之三家共分公室政在陪臣而周公之祚遂衰矣然則紀綱法度有國者其可一日而不振舉之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是魯國的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雍是周頌篇各徹是徹饌相是助祭辟公是諸侯穆穆是深遠的意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說話昔者周天子祭祀宗廟祭畢之時則歌雍詩以徹饌及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祭其宗廟於收俎豆的時節也歌雍詩是僭用天子之

禮矣故孔子譏之說道雍詩中有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說天子宗廟之中助祭的是列國的諸侯主祭者是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之事故於徹饌歌之道其實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主祭者不過大夫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此義而歌之於堂乎是不惟僭妄可惡而其無謂亦甚矣蓋禮所以辨上下之分不可毫髮僭差人臣而敢僭用君上之禮則妄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奪之禍必由此起孔子前一節非季氏之舞八佾此一節譏三家之歌雍詩皆所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是心之德敬而將之以儀文叫做禮和而達之於聲音叫做樂如禮何如樂何譬如說沒柰他何一般是不相為

用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心德使心裏常是恭敬則行出來的儀文便都是禮心裏常是和平則播之於聲音便都是樂是禮不虛行必仁人而後可行也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禮之本先失了那陳設的玉帛升降的威儀不過是虛文耳禮豈為之用乎所以說如禮何樂不徒作必仁人而後能作也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而不和樂之本先失了那鐘鼓之聲羽旄之舞不過是虛器耳樂豈為之用乎所以說如樂何蓋禮樂不可斯須而或去人心不可頃刻而不存欲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是魯國人易是節文習熟戚是哀痛魯人有林放者

見世人行禮繁文太盛以為制禮之初意恐不如此故問禮之本於孔子孔子以時俗方逐未而放獨究心於禮之本可謂不為習俗所移而有意於反本復古者矣所以稱美之說大哉汝之問也夫禮之全體有質有文譬如飲食之禮起初只是太羹玄酒汙尊杯飲而已這叫做本質先王以為太簡始制為邊豆簠簋之器揖讓周旋之儀這叫做文又如居喪之禮起初只是傷痛哭泣思慕悲哀而已這叫做本質先王以為太直始制為辟痛哭泣之節衰麻服制之等這叫做文文質得中乃禮之全體到後來習俗日侈却只在儀文節度上究心而制禮之初意蕩然無存矣然則今之為禮者與其趨尚繁華而流為奢侈寧可敦崇朴素而失於儉嗇蓋儉嗇無文雖未合於禮之中而猶不失為淳古之風即是本之所在也所以說與其奢也寧

儉居喪者與其習熟於儀節而無慘怛之誠寧可過於哀痛而少品節之制蓋徒戚雖未合於禮之中而猶自率其天性之真是即本之所在也所以說與其易也寧戚夫曰寧儉曰寧戚皆孔子不得已而矯俗之意蓋天下事物每自質而趨文而世之將衰必多文而滅質故孔子他日贊易又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為言而其論禮樂則曰吾從先進皆厭周末文勝而欲矯之以合於中也有維持世教之責者尚鑒茲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是化外之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總叫做夷狄諸夏是中國諸是衆夏是犬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當孔子時季氏以太夫僭用八佾三家以太夫僭歌雍詩上下陵夷不知有君臣之分故孔



子曰嘆息說道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在上的統領其下在下的順從其上尚且有僭君長到不似我中夏之國君弱臣強以諸侯勝天子者有之以陪臣專國政者有之恣為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同於夷狄猶且不可況反不如乎可慨也已孔子此言豈真輕中國而稱夷狄哉蓋甚為之詞以見上下之分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求，是他的家臣，有匡救之責，故問他說：季氏此一事，甚為非禮，汝為家臣，固宜盡言匡正，今乃坐視其失禮而不能救，之與冉求對說，他的意思已定，吾力不能挽回之也。孔子於是歎息說：季氏此舉，只要諂事鬼神以求福佑，殊不知禮不可僭，神不可欺，且如林放，魯人也，知問禮之本，不肯隨俗，况泰山是五嶽之尊，其神聰明正直，必然知禮，豈肯享季氏非禮之祭，而反不如林放之知禮乎？是季氏之祭泰山，非惟分不當，為而且神必不享，則亦何益之有哉？孔子此言一則要使季氏知其無益，猶可中止，一則要使冉求以不如林放為恥，而知所以自勵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爭是爭兢射，是太射之禮，升是升堂飲，是飲酒，孔子說有德行的君子，他心平氣和，與人恭遜，無有爭兢，求他有爭

兢更必也觀之於行射禮之時乎蓋射有中者有不中者  
中有多者有少者勝負相形似乎有所爭也然觀其將射  
之初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則與那同射的人  
都下堂來勝者却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自取爵盃立飲  
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較量然自始至終  
雍容揖遜是其爭也乃君子之爭非若小人專以血氣相  
尚而為角力之爭也夫以射纔有爭而其爭又如此則君  
子之無所爭可見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豈何謂也  
巧笑倩兮這三句都是逸詩之詞倩是好口輔盼是黑白  
分明素是粉地絢是采色逸詩上說人于笑時口輔端好  
其眼自黑白分明有此自然的美質而又粧飾以華采就  
如素地上加以采色的一般愈為美好矣子夏未達素以

絢

為詢之旨疑其反以素為飾乃問于孔子說逸詩有言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今  
言素以為絢其言果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是繪畫孔子答子夏說詩言素以為絢不是說素即是  
絢乃是說因素為絢耳如今繪畫之工必先有了質素的  
粉地然後加以各樣采色是素在于先絢在于後猶人之  
相貌必先生得自然美好然後可加以華飾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起予是起發我之志意商是子夏的名子夏一聞孔子之  
言遂有悟於心說道觀繪畫之事素地在先采色在後可  
見素而非繪固無以備其文采繪而非素則雖有采色亦  
將安施然則世之所謂禮文者其猶在於後乎必有為之

先者矣蓋禮也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如玉帛交錯揖讓周旋賓禮也然必先有恭敬之實心而後以是將之是敬在於先禮在於後矣又如擗踊哭泣衰麻服制喪禮也然必先有哀痛之本情而後以是節之是哀在於先禮在於後矣故情實者素地也禮文者采色也非禮固無以爲人情之節文然苟情不至而徒求之於禮焉是猶畫者不先布素地而欲施文采也有是理乎夫孔子以繪畫明素絢之意不過只就書自上發揮而子夏禮後之言則聖言之所未及者可謂聞一知二觸類旁通者矣故孔子喜而稱之說道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蓋詩人之言其旨甚微而寓意深遠善說詩者能求之於言語之外而不拘泥於文字之末乃爲得之似你這等聰明穎悟纔可與論詩也已蓋深喜之之辭也按此章之旨與前章林放

問禮之意大略相同林放求禮之本而子夏以禮爲後皆有反本尚質挽回世道之意故孔子於林放則以大哉稱之於子夏則以啟予許之此又聖賢未發之旨也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宋是一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文是書籍獻是賢人徵字解做證字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杞國尚存然不足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禮者我亦能言其大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蓋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

誦習今夏殷二代傳世久遠杞宋兩國世祚衰微既無書籍可以考究又無賢人可以諮訪將何所取以證吾之言耶若使二國之書籍尚存賢人未謝則考究諮訪皆有所據而吾能取之以為證人皆信之矣惜乎今之不能也蓋孔子當時欲斟酌三代之禮以立萬世常行之法而夏殷不可考故為是歎息之詞如此然三綱五常古今不易所損所益百世可知則二代之禮又不以杞宋無徵而遂氏也有議禮制度之責者宜究心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是祭祀之名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廟而以始祖配之這禮五年一舉叫做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使魯國以周公為始祖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故魯國得禘祭其先

然以諸侯而僭行天子之祭實為非禮也灌是奠酒于地以降神往字解後字孔子說我魯國君臣舉行禘祭我也曾在太廟中觀其行禮何如但見他未曾降神之先誠敬尚在猶有可觀及到那灌地降神之後君臣之間都懈怠了雖有陳設的俎豆升降的威儀全是虛文無一些恭敬誠格的意思到這時節我之心不欲觀之矣夫魯國本是諸侯僭用王者之大祭已是失禮及舉祭之時又不誠敬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孔子嘆之如此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示與着視的視字同斯字解做此字掌是手掌或人見魯國嘗行禘祭之禮而不知當初制禮之意故以禘之說問于孔子孔子以禘乃國家之重典先王所以報本追遠之

意其妙固未易言况又是王者之大祭魯國因循而僭用之其失又所當諱這意思有難以顯言者故只答他說不知也蓋以禘之為祭禮儀重大意義深遠知之甚不易也若有能知其說的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識見自是廣濶精神自會運量看得天下的道理燦然都在目前豈不如視諸斯之至易乎門人遂記說夫子所謂視諸斯者乃自指其手掌而言以其明白易見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初無難事也此可見幽明只是一理神人本無二道幽而知所以事神則明而治人亦何難之有哉然非先王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知如或人者何足以語此此孔子所以不輕告之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孔子平

日的言語門人記說祭以誠為主而他人則不能惟吾夫子觀其在家祭先祖的時節則孝心純篤就如先祖在上的的一般其在官祭外神的時節則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的的一般夫鬼神無形與聲豈真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耳考其平日嘗說吾於祭祀必親行之乃慊于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故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還似不曾祭的一般即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敬如此若天子一身為天地宗廟百神之主尤不可不致其誠所以古之帝王郊廟之祭必躬必親致齋之日或存或著然後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而實受其福也承太祭者宜致謹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是衛大夫媚是親順與是室之西南隅竈是竈神  
古者夏月祭竈必先祭主于竈陞然後迎尸入與而設饌  
以祭是祭于與則似尊崇祭于竈則似卑褻故當時俗語  
說與雖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然日用飲食所司  
當時用事所以說媚與不如媚竈蓋與以比君之勢分崇  
高難以自結竈以比臣之專權用事容易于求時俗之見  
淺陋如此王孫賈乃問孔子說俗語有云與其求媚于與  
寧可求媚于竈夫與本尊崇竈甚卑褻今乃言媚與不如  
媚竈其意果何謂也賈疑孔子在衛有求在之心欲其附  
已以進用故以此諷之耳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獲字解做得字禱是祈禱孔子答王孫賈說俗語所謂媚  
與不如媚竈我甚不以為然蓋天下之至尊而無對者惟

天而已作善則降之福作不善則降之禍感應之理  
毫髮不差順理而行自然獲福若是立心行事逆了夫理  
便是得罪于天矣天之所禍誰能逃之豈祈禱于與竈所  
能免乎此可見人當順理以事天非惟不當媚竈亦不可  
媚于與也孔子此言遜而不迫正而不阿世之欲以禱祀  
而求福者視此可以為鑒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字解做視字二代指夏商郁郁是文盛的模樣孔子說  
比先夏商之有天下固皆有一代的典章法度但其立法  
未能盡善盡美而其流弊亦皆偏向失中自我周之興有  
文武為之君周公為之相於是監視夏商之禮或損其太  
過或益其不足是以制度儀章纖悉具備凡行於朝廷施  
於邦國達於闈門閭巷之間者皆盡善盡美郁郁乎文彩

之盛殆非夏商所能及也我也生周之世為周之民時王之制固當遵承而不悖况其禮文之盛又如此然則吾之當從者舍周其何適哉所以說吾從周嘗觀孔子之在當時禮樂則從先進夢寐不忘周公與夫修魯史而尊天王此其從周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所謂聖人之為下不倍也然則生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者豈不謬哉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廟是魯周公之廟鄒是邑名鄒人之子指孔子說孔子父叔梁紇曾為鄒邑大夫故當時呼孔子為鄒人之子昔孔子仕魯之時嘗陪祭于周公之廟與執事焉那廟中陳設的器數如籩豆玉帛之類周旋的儀節如灌獻酬酢之類每事都詳細訪問却似不曾知道的一般蓋惟其敬之

至故其問之詳如此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道鄒人之子孔子素以知禮見稱于人如今看來誰說他知禮蓋知者不待于問問者必有不知觀他在太廟之中事事都問過則其不知禮也明矣世固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乎孔子聞而解之說道禮莫大于祭祭莫先于敬今太廟之中陳設的都是禮器周旋的都是禮儀若一毫知得不真行得不當便是輕忽放肆而非所以為敬矣今我每事訪問者正以對越奔走之際當有恭敬嚴肅之心固不敢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亦不敢恃其所已知而不問是乃所以為禮也或人之言豈知我者哉此可見聖人之心極其敬慎故祭祀之禮尤加謹嚴聖人之心極其謙虛故每事問人不厭詳細其與堯之欽明舜之問察一而已矣學聖人者當于此求之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不主皮這一句是鄉射禮中的說話科字解做等字孔子說鄉射禮有云射以觀德但主於中的不必穿透皮革然後為能所以然者蓋為人之氣力有強有弱其等不同若必主皮則惟強者能之而弱者必不能矣此所以不主皮也然這是古昔盛時尚德而不尚力其道如此今世衰禮廢列國兵爭惟以強力為尚雖禮射亦主於貫革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嘆哉孔子思古傷今之意如此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餼羊告是告廟朔是正朔餼是牲牢古時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以後把這告朔之禮廢而

不行了而有司每月猶照常辦備此羊子貢以此禮今既不行餼羊徒為糜費故欲去之以省費焉是徒知一羊之可惜而不知制禮之初意矣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是愛惜孔子呼子貢之名而曉之說賜也爾之欲去乎餼羊者豈以告朔之禮既廢餼羊之供無實愛惜此羊而欲去之矣乎自我觀之所愛尤有甚于羊者蓋正朔頒于天子所以示天下之有君告朔行于諸侯所以示天下之有親最為禮之大者今此禮雖廢而餼羊猶存後之人或有因羊以求禮舉而行之者若將此羊一併去了則告朔之禮隨羊以亡自此天子不復頒朔而人不知有君諸侯不復視朔而人不知有親矣是禮之亡不尤為可惜耶夫孔子之意在于存禮而子貢之言唯求省費聖賢度量之



廣狹用心之大小區以別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是恭敬之見于儀文者乃道理當然的去處諂是求媚  
孔子說臣之於君既有尊卑上下的定分便自有恭敬奉  
承的定禮這禮是先王所制萬世通行不可違越者也今  
我之事君心裏極其敬謹不敢有一毫輕慢故每事依着  
禮節不敢有一些差失這不過盡那禮之當然者而已非  
有加于禮之外也時人不知乃以爲求媚取悅而然是豈  
知事君之禮者乎蓋當時公室衰微強臣僭竊上下之際  
多不循禮惟孔子欲明禮法以挽回之如過位則色勃升  
登則屏氣違衆而拜堂下聞命而不俟車這等循禮當時  
反以爲諂則禮法之不明於天下可知故孔子之言如此  
然盡禮與諂其迹相似而其心不同君子之事君其禮固

無不盡然却不肯阿諛順從如責難以爲恭陳善以爲敬  
下心只要成就君上的美名幹辦國家的大事這便真是  
盡禮小人之事君外面雖似盡禮然心裏未必忠實如阿  
順以爲容逢迎以爲悅下心只要干求君上的恩寵保全  
自家的官爵這便真是諂媚君子盡禮小人以爲諂小人  
諂媚亦自以爲盡禮心術之邪正迥然不同人君不可不  
察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

定公是魯國之君禮是有節文不簡慢的意思忠是竭盡  
已心不欺罔的意思定公一日問於孔子說爲人君的使  
令臣下爲人臣的奉事君上都有箇道理不知當如之何  
孔子對說爲人君者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慢忽略若簡慢

忽略便失了為君的道理是以人君之於臣下使之須要  
以禮如使之為大臣則待之如股肱使之居言責則待之  
如耳目使之為將帥則有推轂命將之禮使之為使臣則  
有皇華遣使之禮務加以禮貌待以至誠這乃是使臣的  
道理為人臣者以下事上易至於欺罔隱蔽若欺罔隱蔽  
便失了為臣的道理是以人臣之於君上事之須要以忠  
如居輔導贊襄之職則盡心以啟沃而一毫無所隱有官  
守言責之寄則盡心以納忠而一事不敢欺遇有難處之  
事則雖勞瘁而不辭遇有患難之日則雖致命而不避務  
內盡其心外盡其力這乃是事君的道理君盡君道固非  
有私於臣而所以勸下之忠者亦在是矣臣盡臣道固非  
有要於君而所以報上之禮者亦在是矣上下交而德業  
成天下其有不治者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是國風詩之首篇孔子說凡樂音不和樂則不足以  
暢意不哀婉則不能以感人然又貴於得中若樂之過則  
有淫蕩邪僻之聲哀之過則有憂思焦殺之病而失其性  
情之正矣惟有關雎之詩其發之咏歌而被之管絃者憂  
柔乎中雖欣然和樂而不至於淫蕩雖凄然哀婉而不至  
于悲傷聽之使人慾心平躁心釋而足以為養德之助誠  
盛世之遺音也蓋詩本性情樂以彰德關雎之詩咏后妃  
之德也昔周文王之妃太姒有聖德不如忌憂在進賢不  
淫于色秀求淑女以配君子求之未得至于寤寐反側而  
不能安求之既得則以鍾鼓琴瑟樂之而致其喜其德之  
盛如此故其發為聲詩自然中正和平而無過淫過傷之  
病是樂音之和本於后妃柔順之德后妃之德又本之文

王刑字之化學者玩其辭審其音則所以基化闡門而御於家邦者必有得於言意之表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哀公是魯君社是為壇以祭地宰我是孔子弟子戰栗是恐懼的模樣哀公問於宰我說有國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知其義何如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立社則以松樹殷人立社則以柏樹周人立社則以栗樹然所以用栗樹者取於戰栗之義蓋戮人必於社欲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以報其功乃立社之本意至於所栽的樹木則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於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謬妄甚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答是罪責孔子聞宰我使民戰栗之言以其所對既非先王立社之本意又起魯君殺伐之心因歷言以責之曰大凡事之未成者猶可以言語說之若事既成者說之何益所以不說事之未遂者猶可以諫諍止之若事既遂者諫之何益所以不諫事之未往者猶可答而罪之若事之既往答之何益所以不復追答今汝使民戰栗之言已出之口而告之於君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孔子以為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欲其知言之不可妄發而致謹於將來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是齊大夫名夷吾器指入之局量規模說器小辟如說小家樣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當時皆以

爲莫大之功然出于權謀功利之私而不本于聖賢六學之道故孔子譏之說管仲雖有大功然其爲入局量福淺規模狹隘沒有正大光明的氣象其器不亦小哉蓋深責備之詞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做兼字孔子以管仲爲器小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道吾聞儉約之人凡事吝嗇却似器小的模樣夫子以管仲爲器小得非以其儉約而然乎孔子答說凡人儉約者必能制節謹度今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之所其興作之糜費可知又多設官屬使每人各治一事不相兼攝其慶祿之冗濫可知觀其行事如此豈得謂之儉乎夫以儉爲器小失之遠矣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

君之好有反坫音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是門屏塞是遮蔽好是宴會坫是放酒杯的案凡賓主獻酬飲畢必反置酒杯于此故謂之反坫孔子斥管仲爲非儉或人又不知而疑之說道吾聞知禮之人凡事備具不肯苟簡却似奢侈的模樣然則管仲之不儉得非以知禮而然乎孔子答說禮莫大于名分分莫大于君臣不可一毫僭差者也且如有國的諸侯纔得設屏于門以蔽內外非大夫所宜有者今管氏也設屏于門以蔽內外與邦君一般其僭禮一也諸侯爲兩國的宴會那時獻酬有反爵之坫非大夫所宜用者今管氏亦有反爵之坫與邦君一般其僭禮二也這等僭上決不是知禮的人若說管氏知禮則天下之人誰是不知禮者乎蓋人之器量大小固不在於行事之廣狹大禹惡衣菲食

不害為聖周公之富不病其奢或人既以器小為儉又以  
 不儉為知禮其心愈惑而失之愈遠矣然孔子意亦未明  
 言器小之意豈或人之淺陋不足以語此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是告語魯太師是魯國掌樂之官翕是合從是放純是  
 和皦是明白繹是相續不絕的意思成是樂之一終當時  
 魯國衰微音樂廢闕樂官多失其職者故孔子告魯太師  
 以作樂之道說汝為典樂之官必知道樂之節奏然後可  
 以作樂今先主之樂猶未盡亡其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  
 知也吾試為汝言之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有一不備不  
 足以言樂故始作之時必須聲音律呂件件都全而翕然  
 其合焉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故樂之既放必須清

濁高下皆中其節而純然其和焉和則易至於混亂又必  
 一音自為一音而皎然其明白皎則易至於間斷又必眾  
 音相為起伏而繹然其連續夫翕合之後有純和純和之  
 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條理節奏之  
 妙是乃樂之一成也由此而至于九成其道理不過如此  
 汝太師豈可以不知乎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不但可以  
 養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所係甚重故孔  
 子自衛反魯既汲汲于正樂而其于太師又諄諄以告戒  
 之如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  
 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

儀是衛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見是相見從者是直從

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古人施政教時所以警衆的器具其器金口木舌搖之則有聲即今之鈴是也昔孔子周流四方到衛國之儀邑有箇掌封疆的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素心凡賢人君子來到這地方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于此獨不容我一見乎門人以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於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乃對門人說夫子之失位去國固其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憂乎蓋治亂相因是乃必然之數而易亂爲治必待非常之人今世教陵夷人心陷溺天下之無道亦已久矣世無終亂之理必當復治吾觀夫子之道德正可以易亂而爲治者天生斯人豈是偶然必將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于四方以開生民之耳目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衆的木鐸一般豈終于不遇也哉夫聖

人盛德感人能使封人尊敬而篤信之如此然當時列國之君不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至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此春秋之時所以終不能挽而爲唐虞之世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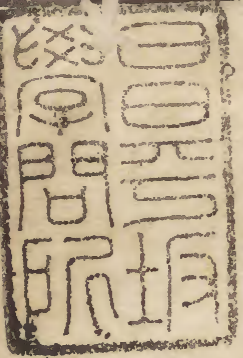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盡美是說聲容到極盛的去處盡善是說盛美之中到極妙的去處門人記說自舌帝王有成功盛德于天下則必作樂以宣之故觀樂之情文便可以知其功德然其間自有不同吾夫子嘗說帝舜之樂叫做太韶他作于紹堯致治之後其聲音舞蹈至於九成固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不但盡美而美之中又極其善焉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人雍容揖遜而有天下故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至於格神人舞鳥獸其妙有不可形容者所以說又盡善也武王之樂叫做太武他

作于伐暴救民之日其節奏行列至於大成固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就其美之中而求之則有未極其善者焉蓋武王以反身修德之聖人征誅殺戮而得天下古雖順成和動之內未免有發揚蹈厲之情比于韶樂則微有所不足者所以說未盡善也然孔子此言雖評論古樂之不同而二聖之優劣亦可槩見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孔子說凡事有本必得其本而後其末有可觀且如寬弘簡重乃居上之體也恭敬嚴肅乃行禮之實也傷痛悲哀乃臨喪之道也這都是本之所在有其本則推之於行事者自然可觀若使居上的苛刻瑣碎而不知寬弘之大體行禮的怠惰簡慢而無恭敬之實意臨喪的專事矯飾而無哀痛之真情則其本已先失了雖其政教號令之施進

退周旋之節縷麻擗踊之文未必盡無可觀然大本既失則末節無可言者吾何以觀之哉蓋甚言其不足取也蓋當時王道不舉而苛政至於殘民古禮不復而繁文至于滅質故孔子矯時之敝如此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四終





